



# 王維的入世與出世

王維心繫文學事業，他在《文學與教育》明言「治世之理想，一時一事也，不必執着；學問之功業，千秋萬代也，無他，以命殉之。」相反，在現實生活中，他卻沉溺於世俗功名的渾水而難以自拔。

活成了陶淵明的樣子，長出了陶淵明的心，去除藩籬，回歸自我，上山的「山」或許是他的心鄉——有些人在世上走一遭，便是為了「上山」、「歸家」這個結局。而隨着光陰逝去，眼下芸芸眾生，你與我與他，終將成為史書上的一抹不經意的筆色。唯獨留下來的，便是這顆不死之心罷了。

《上山》一書通過描繪盛唐眾生相和自由開放的社會環境，試圖探討入世與出世、詩意審美與政治矛盾的調和之策；以兩個核心人物的對比，探討不同人生態度的軌跡——如何面對他人，如何面對集體，更重要的是如何面對自我。

這也是作者自況「長久以來的困惑……以筆為戈，以文當歌，借抒古人之懷，可以知大地，可以明心鏡」。作者吟光，畢業於香港科技大學的人文學院研究生，曾以真名羅旭書寫文學評論，又以筆名吟光撰著幻想小說，爾今，她又穿透時光隧道，傍及歷史題材，以流麗的文字呈現；既有古典色彩，兼備現代筆法，融匯成這樣一部新意之作，令人刮目相看。

（《穿透古色歲月去讀王維——序吟光〈上山〉》，下）



■《上山》書影，北京聯合出版公司出版。 作者提供

與此相反，王維的內心卻嚮往着摯友陶淵明悠然見南山的境界。最後詩人還是摒除之前的妄念，回歸文學本色。

「深秋至，雲霧繚繞的東籬山腳迎來一位客人，已經年邁的雲起（王維）懷抱古琴，打算上山，尋訪故友。」

這是本書開頭的「引子」，到了尾聲，王維「他猛然想起枯澀的無弦琴，自己雖然嚮往，卻從未懂得其中真諦——原來大象無形，大音希聲，無弦所致無聲，或許正合天籟之音的清微淡遠。」前後呼應，若合節拍。

晚年的王維一洗鉛華，有慧點美麗的明月相伴，最終見到靈魂棲身之所——文心，也是人生一大幸事！



# 錯過了的故事

翻開母親的舊相簿，原來還收藏了不少我初入行採訪的照片。

翻看照片最滋味，每一張相都有不同的感覺，最開心的是在照片中人最輝煌最重要的時刻，我也有份分享，儘管我只是個小小娛樂記者，但我承認這傳了父親的那一身正氣（自己讀自己，有點汗顏），不過卻是事實，到今天那份正氣仍然愈升愈旺，也因此今時今日就更燒得盛！

居明師傅的作品，像蓋鳴暉的演出。不過也是沒心沒肺地不肯用功，還好我已經很有耐性地看，很有耐性地聽。

在那一疊舊照片中，的確是一疊，如果要把我家收藏的照片翻出來，真是有很多很多說不完的故事，只是知道照片故事的人都漸漸離去，把故事也一起帶走；照片是我拍的，但照片中人的故事我還沒有條件知道，可以知道的他們都是父親輩的長輩，我是錯失了很多聽故事的機會，遺憾呀！

每個人在年輕的時候，是永遠不知道走錯一步會悔不當初，又奇怪怎麼我們的長輩語重心長地教導，我們會當耳邊風，抑或他們沒有落地地去教，沒有咬牙切齒地去教，而令我們沒長記性，要到長輩都離去了，我們才醒覺沒有聽他們的，如果聽他們的教導，聽他們分析，聽他們講經歷了的故事，我今天不是應該更好地發揮我的大器，做更多更正氣、於我的孩子更健康的事嗎？

其中一疊舊照片中，是聲哥林家聲和麗姐吳君麗為「頌新聲劇團」排戲至演出，那時候父親為「頌新聲」宣傳，幾乎聲哥把他的「頌新聲」的演出都交給家負責，而我那時剛入行不久，伴隨父親去看排戲演出便當作學習，當作採訪，所以有機會拍了不少照片！可惜我的天分差，天天對着這些大佬，卻沒有用心地看沒有用心地去了解，父親總批評我：「水過鴨背！」想起也慚愧，慚愧完之後仍然不改，直至幾十年後的今天仍沒有改進，實在教而不善！

今天算是接了父親的棒，做些宣傳工作，且也為粵劇做宣傳，像李



■左起：祥哥、袁伯、聲哥、江雪鶯在上世紀80年代出席活動。 作者提供



# 骨質疏鬆

現在很流行驗骨質疏鬆，特別是女士。我們一向少做檢驗，自己嚇自己的事情還是少做。但身邊有不少人會定期檢驗，近期一親友就提起，吃鈣片不太舒服，做了瑜伽一會兒，指數反而好了。

麻。另外黑木耳、黑米也可以。非素食者可煲骨湯魚湯。另外是多按摩腎俞穴，也可以適度暖敷或貼薑貼在那個位置。

齒為骨之餘。牙齒也是骨，看牙齒其實已適度反映骨的健康狀況，自己可以留意一下。

吃得太多西藥，把外邪壓抑並往內裡去推，會危及骨骼。很多肺病轉為骨骼問題，也是這個道理。有一朋友曾因咳嗽吃了很多消炎藥，咳好了大半，腰卻愈見酸軟，後來去中醫診症，都說壓下去了。中醫不談病毒，只說是風寒入骨，開了七劑，朋友不斷放屁，「風」走後，骨便不痛，但咳嗽也回來，要再服藥加強肺部，之後才終於兩者也痊癒。她說，放屁那幾天感覺到骨頭的酸軟逐日減少，實在是神奇。

在太陽下鬆鬆筋骨、飲食均衡、注意姿勢，做不傷身的運動如太極和瑜伽，都對整體健康甚有益處。

瑜伽包含了伸展、重力及關節訓練，對骨骼及軟骨都好。年紀愈大，太劇烈的運動反而有傷心臟，現代醫學把很多東西微細化，骨頭缺鈣，究竟是因還是果？從前的人沒有鈣片又少牛奶，究竟怎樣活過來？鈣片是否過度商品化的結果，多在網上搜搜就知道。但怎樣護骨，不如又談談。適量運動和補骨，對骨一定有用（「腎主骨，腎精對骨骼健康非常重要。腎藏精，精生髓，髓養骨。髓藏於骨節之中，稱為骨髓，因此腎精充足，才能使骨髓充盈及促進血的生化」）。黑的東西補腎，我最喜歡介紹黑芝麻。



# 叉燒情緣

曾有人問過這樣一個既黑暗又有趣的問題：「若人生一個既黑暗又有趣的問題：「若人生一個既黑暗又有趣的問題：」對於天命而言，這個問題簡直無須思考，答案很簡單，絕對是「叉燒飯」。一碗叉燒飯，若再加上一隻太陽荷包蛋，堪稱人間美味，實在令人死而無憾了。

但話說回來，我們也無須如此「黑暗」。何須等到最後一餐呢？平時健康開心的時候，就用叉燒飯犒賞自己，豈非美哉？

天命與叉燒的情緣，從小時候就開始譜寫。小時候父母外出工作，我便常常買現成的菜來吃。那時候，叉燒往往是我的頭號選擇，「肥燻叉燒」更是美味中的美味，若師傅能多澆上一點汁，再多的白飯也不夠解饞。對於叉燒飯的熱愛，可並非天命自己的專利，連倪匡也說，他在香港拿過酬勞後的第一頓飯，便是叉燒飯——有大師加持，更令人回味！

那麼，到底哪一家的叉燒最好吃？其實，大酒樓的出品自然不俗，但我本身比較愛吃招牌小店，天后和柴灣有兩家檔口，是天命常常選擇的去

處。除了他們的出品特別優秀之外，皆因在天命心中，叉燒飯是親切的「平民美味」，從我們常說的「生嚙叉燒好過生你」這類俚語，足見香港人對叉燒的感情。與街坊坐在最平民的地方享用，才是「天時地利人和」俱備的享受。

有人問天命：「師傅，那麼從八字可以看得出喜歡吃什麼飯嗎？愛吃叉燒飯的人，八字會有什麼特性呢？」在這方面，天命倒還沒有仔細研究過，但叉燒是豬肉，而豬是「亥」，會不會是八字帶「亥」就對豬肉特別有興趣呢？目前天命不敢肯定。但可以分享給大家的資訊是，我自己的月令確實有「亥」，至於是巧合或是事出有因，還待日後考究！



■叉燒飯 網上圖片



# 參選必備強心臟

「香港小姐」選舉，雖然不及當年的矚目，亦由於多年前開始，TVB的開放宣傳策略，但凡報名參加被安排面試的佳麗們，傳媒記者可以任影唔晒，透過傳媒的娛樂新聞圖文並茂的報道，不管佳麗們是否入選為候選「港姐」，觀眾對她們就能任意的評頭品足，成為不少人茶餘飯後的話題。

有前港姐感慨地說：「我們當年參選比近年的佳麗幸運很多，因為以前沒有互聯網，只是在某些『被遇見』的場合，有個別的人對我們評頭品足一番，但有互聯網後，網上經常出現對佳麗們評頭品足的『毒舌』，所用的文字非常刻薄及惡毒，令人慘不忍睹的已算是『正常』嘍！科技進步不斷帶給人類很多的幫助，然而人的修養素質卻在大大地退步，某些人利用了互聯網，用不知所謂的文字『殺人』。」

另一位前港姐就認為，無疑參加選美的女生們都有被人評頭品足的心理準備，暫且不論容貌，至少這些女生們表現出她們自信和勇氣的一面，就算被人嘲笑，自己承受不影響他人，而且審美眼光各有不同，縱然被形容為「盛世美顏」的女生，也會有人說：「不喜歡！」如果人與人之間多些鼓勵別人的說話，這份「內心美」比盛世美顏更值得「自傲」。前港姐還說：「真希望電視台回復以前對參選佳麗那份神秘的保護網，在佳麗被確定入圍之前，不可以讓任何人隨意地拍攝到佳麗的容貌，減低她們在賽前就要承受着種種壓力，事實現今的網絡欺凌，已嚴重到摧毀不少人的正常心智和精神了。」

筆者問這位前港姐：「假如是在現今的社會狀況，你會否參加選美？」前港姐說：「我不知道！畢竟我是走過這條路，只能寄語這年代參選的女生們，要有強大的心理建設和強心臟，是選美必須的裝備。」

# 到詔安看沈耀初先生畫作

我要去詔安。這個念頭很久以前就在腦海回轉。

詔安在哪兒？是個什麼樣的地方？我通通不知道。我所知道的是，詔安有一個畫家叫沈耀初。

上世紀80年代末，擔心中華文化在海外消失，我開始接觸水墨畫。在南洋我們叫中國畫，因為那畫很中國，不只是畫的主題內容，就連所有的圖畫用品全都來自中國。

南洋人大多沒聽過水墨畫。我也是那個時候才曉得，水墨畫用毛筆，蘸墨，加水，然後就在宣紙上畫起來。每一筆線條都一清二楚，純粹黑黑的墨，愈是單純的東西，愈難處理。沒有其它色彩幫忙掩飾那拙劣的筆法。墨分五色，還有一說是墨有七彩，水墨畫講究輕重、虛實、濃淡，這就產生不同韻味的黑色。

聽老師講完，不必繼續思考就有結論，那就是中國畫很難。

沒有帶着偏向虎山行的勇氣，僅是太喜歡中華文化，心裡一直記掛着父親說過的：「華人自己不參與，不推廣，有一天中華文化在南洋消失，就是華人自己滅掉的。」父親老是警告我，「不要等到後悔也來不及了才來懊惱。」可是周邊沒有藝術學院，找不到水墨畫老師，幻想往書裡搜索，卻也找不到書。今日淘寶時代聽不到找不到書，不會相信。但在那物質貧瘠的年代，確實連一般的書也找不到，更遑論藝術書。

一回無意中在吉隆坡遇見台灣出版的《藝術家》月刊，驚艷，大喜若狂。半本文字版，集藝術評論與畫展資訊，另外半本彩色版，包含中西畫史，內容豐富。馬上訂閱，求知若渴的藝術愛好者每個月一本，書到家裡便捧着不放，從頭讀到尾，是最用功的一本書。

在找不到老師也看不到畫家揮毫的時代，很多畫頁正好作為臨摹的版本。

就是在這裡初遇沈耀初先生。沈先生的圖畫幾乎都是墨，極少色彩，每一筆交代得清清楚楚，無論筆法和構圖都畫得極簡，卻給人豐富厚重的感覺，每幅圖都值得細細「閱讀」，非常耐看。一直到2017年，我去詔安回來，託漳州年輕好友琴幫我網上購書，《沈耀初談藝錄》裡，有一段是《我的藝術創作觀》，沈先生說了他的審

美：「為承載五千年歷史，為體現千里河山所孕育的中國藝術精神，一切筆墨展現，總是寧大勿小、寧拙勿巧、寧重勿輕、寧厚勿薄、寧遲勿速為宜。」沈先生特別重視的是「筆墨可以求簡，但仍宜在重、大、拙、厚、遲的原則下為之」。

當時我就是對他圖畫裡的穩當堅實，毫無花巧一見鍾情。從而去查他的簡介，發現他是福建詔安人。福建我知道，詔安在哪兒？我真的很想去看看那地方，出一個畫得這麼好，又這麼樸實淡泊的畫家。

做夢也想不到，有一天我真的站在中國大陸的土地上。那是一個遙遠得只有夢中可以抵達的地方。一次在廈門一個私人畫廊，朋友帶去買文房四寶。一推門，迎面而來的幾幅墨黑作品，那手筆，一看，我脫口而出：「這不是沈耀初先生的畫嗎？」畫廊女主人陳女士聽朋友介紹，知道我是南洋來客，驚訝地問：「你知道沈耀初先生？」

幾幅畫都是簡簡幾筆，畫公雞母雞和小雞題「全家福」，還有兩幅八哥和一幅老鷹，背景也極簡約，應了沈先生自己說的「繪畫不重一點一畫的精巧，而重總的氣勢」。佇着看了很久，忘記自己是來買紙筆的，忍不住讚賞「真好看。」原來隔鄰亦屬同一個畫廊，牆上掛的亦全是沈耀初先生作品。我好奇：「你為何有這麼多這位台灣畫家的作品？」

陳女士微笑：「沈先生是我先家鄉人。」「台灣？」我的印象沈先生不在台灣，也是畫家的陳女士搖頭，「不是，是詔安。」

我張嘴，「詔安廈門麼？」「詔安在漳州。」我記下來。陳女士又說：「詔安還有個沈耀初美術館。」

我選好幾支毛筆，陳女士介紹：「這筆也是詔安來的。詔安有很多畫院，很多畫家，還有，詔安人姓沈的特別多。」不在畫廊的男主人，原來姓沈，也是畫家。

從那時開始，詔安成了我的念想。究竟是個什麼地方，出這麼多畫家，最具吸引力的詔安人當然是沈耀初。沈耀初從小喜歡繪畫，後來到汕頭藝術學院求學。（到了詔安，發現原來人在詔安腳一跨，隔壁就是潮州。）1948年他到廈門辦個展，過後與朋友到台灣，突然發生戰事無法回家，只得留在台灣，教書和畫畫，特別喜歡花鳥畫。他接受訪問時說：「一般人以為山水難，花鳥

易，其實不然，花鳥更需要穩固的基礎。寫意的花鳥，一筆就是一筆，稍有差錯都不行，不能再加潤飾修改，是比較困難的。」沈先生的花鳥在像與不像之間，他說：「畫得像是容易的事，難就難在不像。我就是要達到跟人家的不一樣。」不一樣的沈先生到68歲的時候，才獲得「中華民國畫學會」的金爵獎，並應邀參加巴西聖保羅國際藝術雙年展。他的作品從此走上國際。74歲在友人相助下在台北買了一公寓，結束在臺灣30年的漂泊生活。1982年76歲的他與大陸的兒子取得聯繫，到香港和兒子媳婦相聚，並回到詔安小住12天。

這回到詔安，要感謝漳州的黃和琴。琴原本建議她從漳州開車載我過去，但我堅持搭動車。琴是我疼愛的年輕小友，捨不得她勞累。她一路的相陪讓我安心。兩個多小時後，黃安排的朋友鍾主席到車站接我們。首個景點就是沈耀初美術館。美術館外工人正在為「大美詔安全國書畫聯展」忙碌佈置，鍾主席告知，這是內地知名美術館，連北京的名家也到這兒辦展。

當因緣俱足，便自然相遇。心中充滿喜悅去看沈先生的畫，牆上的作品在雜誌裡幾乎都看過，仍放緩腳步，喜愛藝術的人最想看的是原作。見我依依不捨，鍾主席找來一本沈先生畫冊送我。離開畫廊我們一路走到牌坊古街。

詔安老城在明清時期建有近百座牌坊。現尚存有14座。其中8座為明代所建，清代的有6座。我們行走的是南詔鎮縣前街至東門街的8座明清牌坊。今天到處在仿古，許多古鎮古村是旅遊首選，於是有些地方甚至特別建設新古村落來吸引旅客，然而當年這裡在翻新修建時，不少村民將牌坊拆卸，有的可能稍有知識，把牌坊圍到自家房子里，成為庭院的一個部分。還有的拆掉一半留下一半，這就讓他的房子景象奇特，屋頂上有牌坊，牌坊夾在新建築中間成為一道牆的也有。但這樣的風景不會是沈耀初先生想要看到的吧。

詔安行圓了我的夢，這麼多年過去，終於來到沈耀初先生的故鄉，然而，你若問我為什麼如此堅持，我也回答不上來。只能說有些緣分很難解釋。一切只是因為喜歡沈耀初先生的圖畫，便就想看一看真跡，簡單的人簡單的想法，沒有其他的意思了。

# 香港，凌晨兩點

凌晨兩點下班，通宵的小巴上乘客不多，揀了個靠窗的座位。

已經有報紙出了印廠，成包成包地堆在路邊，等待附近的報販子拖回去上報攤。路對面的24小時車仔麵舖裡，影影綽綽，隔着磨砂的玻璃門，能看見若有若無的鍋氣在前廳氤氳，有人正埋頭吃一碗麵。

灣仔到金鐘，彷彿是一瞬間的事。舊立法會大樓的穹頂、拱門、石柱，被街燈勾勒得輪廓清晰。蒙着眼睛的自由女神，右手天平，左手寶劍，在暗淡的夜色裡，羽孤絕又清冷。繞着遮打花園的一圍風木，羽冠亭亭枝丫婀娜。

等紅燈的時候，再看窗外，已是蘭桂坊的街口。四個方向照射過來的燈，恍如白晝。有一對情侶靠在大廈外牆上擁吻纏綿。他們身後的巨幅廣告牌下，五六個清一色黑T恤的年輕人，席地而坐眉飛色舞，不時發出笑聲，像是在討論一件極有趣的事情。不遠處，一個身形壯碩的男人，低頭抱着膝蓋，獨自坐在打了烊的欄杆前，也看不清他的臉。他的腳邊豎着一瓶喝了一半的啤酒，背後櫥窗裡，高挑的女模特擺設，穿着一條裙擺寬大的連衣裙，塑白的面孔，直直地盯着路對面。

酒，背後櫥窗裡，高挑的女模特擺設，穿着一條裙擺寬大的連衣裙，塑白的面孔，直直地盯着路對面。

車子再次等紅燈，窗外正對着燈火通明的便利店。店裡似乎一個客人也沒有，女收銀員正打着一個長長的呵欠，一手捂着嘴，一手垂在櫃檯上的樣子，微胖而呆萌。

夜愈發深了，路上仍有行人手插口袋，不緊不慢地走着。有人在街邊的自助提款機前專注操作，等錢正在吐出來時，下意識警覺地左右掃了兩下。還有依靠助步車出行的長者，一步一步朝前艱難挪動着。